



# 魯迅作品淺析

中  
二十一年

1

## 目 录

未有天才之前	1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19
纪念刘和珍君	45
革命文学	65
文学和出汗	76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87
“友邦惊诧”论	111
为了忘却的纪念	124
华德焚书异同论	154
捣鬼心传	166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180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205
死	225
孔乙己	240
药	268
一件小事	302
祝福	323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355
藤野先生	369
诗二首	393
自嘲	
无题（万家墨面）	

## 未有天才之前

(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七日在北京

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讲)

我自己觉得我的讲话不能使诸君有益或者有趣，因为我实在不知道什么事，但推托拖延得太久了，所以终于不能不到这里来说几句。

我看现在许多人对于文艺界的要求的呼声之中，要求天才的产生也可以算是很盛大的了，这显然可以反证两件事：一是中国现在没有一个天才，二是大家对于现在的艺术的厌薄。天才究竟有没有？也许有着罢，然而我们和别人都没有见。倘使据了见闻，就可以说没有；不但天才，还有使天才得以生长的民众。

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有一回拿破仑过Alps山①，说，“我比Alps山还要高！”这何等英伟，然而不要忘记他后面跟着许多兵；倘没有兵，那只有被山那面的敌人捉住或者赶回，他的举动，言语，都离了英雄的界线，要归入疯子一类了。所以我想，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花木非有土不可，正同拿破仑非有好兵不可一样。

然而现在社会上的论调和趋势，一面固然要求天才，一

面却要他灭亡，连预备的土也想扫尽。举出几样来说：

其一就是“整理国故”②。自从新思潮来到中国以后，其实何尝有力，而一群老头子，还有少年，却已丧魂落魄的来讲国故了，他们说，“中国自有许多好东西，都不整理保存，倒去求新，正如放弃祖宗遗产一样不肖。”抬出祖宗来说法，那自然是极威严的，然而我总不信在旧马褂未曾洗净叠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马褂。就现状而言，做事本来还随各人的自便，老先生要整理国故，当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读死书，至于青年，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各干各事，也还没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谬绝伦！我们和古董商人谈天，他自然总称赞他的古董如何好，然而他决不痛骂画家，农夫，工匠等类，说是忘记了祖宗：他实在比许多国学家聪明得远。

其一是“崇拜创作”③。从表面上看来，似乎这和要求天才的步调很相合，其实不然。那精神中，很含有排斥外来思想，异域情调的分子，所以也就是可以使中国和世界潮流隔绝的。许多人对于托尔斯泰④，都介涅夫⑤，陀思妥夫斯奇⑥的名字，已经厌听了，然而他们的著作，有什么译到中国来？眼光囚在一国里，听谈彼得和约翰就生厌，定须张三李四才行，于是创作家出来了，从实说，好的也离不了刺取点外国作品的技术和神情，文笔或者漂亮，思想往往赶不上翻译品，甚者还要加上些传统思想，使他适合于中国人的老脾气，而读者却已为他所牢笼了，于是眼界便渐渐的狭小，几乎要缩进旧圈套里去。作者和读者互相为因果，排斥异流，抬上国粹，那里会有天才产生？即使产生了，也是活不下去的。

这样的风气的民众是灰尘，不是泥土，在他这里长不出好花和乔木来！

还有一样是恶意的批评。大家的要求批评家的出现，也由来已久了，到目下就出了许多批评家。可惜他们之中很有不少是不平家，不象批评家，作品才到面前，便恨恨地磨墨，立刻写出很高明的结论道，“唉，幼稚得很。中国要天才！”到后来，连并非批评家也这样叫喊了，他是听来的。其实即使天才，在生下来的时候的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的儿童的一样，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因为幼稚，当头加以戕贼，也可以萎死的。我亲见几个作者，都被他们骂得寒噤了。那些作者大约自然不是天才，然而我的希望是便是常人也留着。

恶意的批评家在嫩苗的地上驰马，那当然是十分快意的事；然而遭殃的是嫩苗——平常的苗和天才的苗。幼稚对于老成，有如孩子对于老人，决没有什么耻辱；作品也一样，起初幼稚，不算耻辱的。因为倘不遭了戕贼，他就会生长，成熟，老成；独有老衰和腐败，倒是无药可救的事！我以为幼稚的人，或者老大的人，如有幼稚的心，就说幼稚的话，只为自己要说而说，说出之后，至多到印出之后，自己的事就完了，对于无论打着什么旗子的批评，都可以置之不理的！

就是在座的诸君，料来也十之九愿有天才的产生罢，然而情形是这样，不但产生天才难，单是有培养天才的泥土也难。我想，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象一碟子绿豆芽。

做土要扩大了精神，就是收纳新潮，脱离旧套，能够容

纳，了解那将来产生的天才；又要不怕做小事业，就是能创作的自然是创作，否则翻译，介绍，欣赏，读，看，消闲都可以。以文艺来消闲，说来似乎有些可笑，但究竟较胜于戕贼他。

泥土和天才比，当然是不足齿数的，然而不是坚苦卓绝者，也怕不容易做；不过事在人为，比空等天赋的天才有把握。这一点，是泥土的伟大的地方，也是反有大希望的地方。而且也有报酬，譬如好花从泥土里出来，看的人固然欣然的赏鉴，泥土也可以欣然的赏鉴，正不必花卉自身，这才心旷神怡的——假如当作泥土也有灵魂的说。

#### 注 释：

① Alps山，阿尔卑斯山，在法意两国之间。拿破仑在一八〇〇年进兵意大利同俄军作战时，曾经越过此山。

② “整理国故”，是当时由胡适所提倡的一种反动运动。一九一九年，胡适已经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反动口号；稍后，他又提出“整理国故”（同在一九一九年）、学者“进研究室”（也在一九一九年）、学生不应参加“救国运动”（一九二五年）等主张，企图阻拦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参加革命斗争。对于胡适的这种反动主张，当时李大钊等曾经予以尖锐的批判和打击，作者也是激烈的反对者之一。在本文中作者所批判的，则是当时某些附和胡适的人们所发的一些议论。

③ “崇拜创作”，按作者的意思，是指“排斥外来思想，异域情调”，轻视翻译。

④ 托尔斯泰(1828—1910)，俄国作家、思想家。出身贵族。他的作品抨击了沙皇俄国腐朽的政治制度，但他对宗教存有幻想，宣传非暴力主义。他的代表作品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

⑤ 都介涅夫(1818—1883)，通译屠格涅夫，俄国作家。

⑥ 陀思妥夫斯奇(1821—1881)，通译陀思妥耶夫斯基，俄国作家。



## 《未有天才之前》浅析

这是鲁迅先生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七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上的讲演稿。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刊》第一期。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京报副刊》重行刊载，文前加作者小引一则：“伏园兄：今天看看正月间在师大附中的演讲，其生命似乎确乎尚在，所以校正寄奉，以备转载。二十二日夜，迅上。”后由作者编入《坟》。

一九二三年，中国共产党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反对了陈独秀、张国焘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确定了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一九二四年又帮助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这些措施大大加速了革命的步伐。在这种新的革命形势下，原来混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内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个个露出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和敌人妥协，站到了反动派一边。买办资产阶级文人胡适在这一时期提出“整理国故”的反动口号，妄图以此抵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诱骗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脱离现实革命斗争，就是这类人的代表。在文艺界则出现了“崇创作，恶翻译”的倾向，一些“恶意的批评家”则鼓吹创作需要“天才”，肆意摧残新生事物，这是一股反动没落、复古倒退的思潮，它的最终目的是维护旧秩序、维护中国的反动统治。他们要“天才”的叫喊声最响，但实际消灭天才连同产生天

才的“泥土”才是真的，他们希望的是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鲁迅在这篇演讲里，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这种天才论者所宣扬的唯心主义观点，着重阐明了天才与民众的关系。指出群众的重大作用，体现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

“其生命似乎确乎尚在”，的确本文的思想性和战斗性在今天仍闪耀着强烈的光彩。对于当前批林批孔的伟大斗争，批判孔子的“天命观”和林彪的“天才论”，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它的生命力是无穷尽的。天才的产生，天才与群众的关系，历来是不同路线有不同看法，不同看法反转来又为其不同路线服务的。孔老二的“天命观”是为他“克己复礼”，恢复奴隶制的反革命政治目的服务的；林彪的“天才论”就是他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妄图建立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这一反革命政治目的的理论纲领。由此可见，他们真是一脉相承，一丘之貉。彻底批判“天命观”“天才论”，粉碎林彪的反革命谬论，认清他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就是我们学习本文的目的。

全文可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第一自然段）是鲁迅演讲的开场白。第二部分（第二自然段至第八自然段）是演讲的主要内容，主要论述了天才与民众的关系。第三部分（第九自然段至第十一自然段）鲁迅号召大家做泥土的工作，这工作的意义是伟大的。

第一部分演讲的开场白，虽然只有寥寥几句，但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客气话。它包含了两方面的极其严肃的内容：一、“推托拖延得太长久”，但终于还是得讲，反映出听众要求之强烈和急切，急需要鲁迅先生对于天才这一原则问题发表意见。二、“不能使诸君有益或者有趣”，这是自谦，实际所讲内容都经过深思熟虑，都为着反对倒退而战斗，处



处在启发人，教育人，鼓动人。

第二部分演讲的重心。首先正面论述天才的产生，天才生长于民众，比如好花生长于好的泥土一样。接着反面论述，通过对“整理国故”“崇拜创作”“恶意的批评”的批判，指出这些论调和倾向要求产生天才是假，灭亡天才及培育他们的土壤是真，从而进一步阐述了作者的正确主张。

正面论述可分三个层次。

第一层，先引出一个现实情况，“我看现在许多人对于文艺界的要求的呼声之中，要求天才的产生也可以算是很盛大的了。”“呼声”“盛大”可见当时文艺界有股要求天才产生的强烈潮流，这是一种什么思潮？这是贩卖唯心主义的“天才论”的反动思潮。打头阵叫喊得最凶的是买办文人胡适，什么“整理国故，才能救国”，“整理国故”才能产生天才；也有一些人大声叫嚷，只有“天才，天才，天才”，才能创作出伟大作品，才能扭转形势！鲁迅针锋相对加以剖析，指出：“这显然可以反证两件事：一是中国现在没有一个天才，二是大家对于现在的艺术的厌薄。”这个反证，其实是揭露他们鼓吹这种反动思想的恶劣影响。他们说没有天才，就是说中国的民众是“下愚”的；他们对艺术的厌薄，就是说中国的进步的文艺界产生不出伟大的天才作家与伟大的天才作品来。“天才究竟有没有？”鲁迅用设问句引出回答：

“倘是据了见闻，就可以说没有；不但天才，还有使天才得以生长的民众。”进一步揭出他们鼓吹反动思潮的实质，在于否定民众的创造力，否定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歪曲天才与民众的关系，这其实是孔老二“上智下愚”的翻版，是从孔家店的垃圾堆里拾起来的破烂货。

作者在研究现实中提出来的一个问题，是历史学家和

哲学家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唯心主义者，或是唯物主义者，这块试金石一下就能试出他的真假。作者不避锋芒，明确阐述了自己的正确观点。他从天才与民众的关系出发，鲜明地摆出了自己演讲这个题目的论点：“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

前一句，否定了天才是天生的或爹妈生的的谬论，否定了孔老二的“天命观”，什么“生而知之者，上也”，什么“天生德于予”，什么“上智与下愚不移”，全属胡说八道。也可说这个否定，对林彪自比天马，什么“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什么“我的脑袋长得好，和别人的不一样，特别灵”等等，是致命的一击。后一句是肯定，肯定天才产生于民众，只有群众的革命大风暴才能锻炼出群众的英雄人物。否定与肯定对照，这就使论题分外鲜明。

第二层，用了一个很能说明问题，既生动又深刻的故事作论据，首先作了论证。“有一回拿破仑过阿尔卑斯山，说，‘我比阿尔卑斯山还要高！’”拿破仑（一七六九年至一八二一年）即拿破仑一世。一八〇四年即法国皇帝位，对内残酷镇压人民，对外不断发动侵略和掠夺战争，几乎统治整个西欧和中欧。阿尔卑斯山，在欧洲法、意两国之间。拿破仑一八〇〇年进兵意大利同俄军作战时曾经过此山。这时他正不可一世，到了山上，狂妄叫喊，“我比阿尔卑斯山还要高！”作者对此评述道：“这何等英伟，然而不要忘记他后面跟着许多兵；倘没有兵，那只有被山那面的敌人捉住或者赶回，他的举动，言语，都离了英雄的界线，要归入疯子一类了。”这个形象的比喻，生动的评述，何等的深刻。拿破仑与“兵”的关系，实即说明了“英雄”和群众的关系。拿破

仑是“英雄”还是“疯子”，关键在于“兵”，在于群众。有了“兵”，他才能够翻过阿尔卑斯山，说这样的大话；没有“兵”，他成了光杆司令，要出敌不意的翻山，要自命不凡的夸口，都完全不可能。这个例证，肯定了群众的巨大力量和重要作用。

于是便得出结论，这就是第三层。“所以我想，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结论之后，破折号，既是阐释这个结论，又可当作用比喻作进一步论证。“——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比喻十分贴切，一下抓住了问题的症结。毛主席教导我们“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卑贱者最聪明”“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鲁迅的文章是符合毛主席这些伟大的教导的。最后由比喻照应前面故事，“花木非有土不可，正同拿破仑非有好兵不可一样。”这样论述，具有严密的逻辑性。

接着，便是反面论证，先概括了一个总的情况，“然而现在社会上的论调和趋势，一面固然要求天才，一面却要他灭亡，连预备的土也想扫尽。”前者是幌子，后者是实质。作者这里用辛辣的笔触对下面种种主张和倾向作了无情地揭露和批判：

其一就是“整理国故”。

早在五四运动发生的一九一九年，胡适就提出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反动口号，接着又提出“整理国故”，学者“进研究室”等反动主张。一九二一年他纠集一小撮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搞其所谓整理国故运动，于一九

二二年办《读书杂志》，一九二三年办《国学季刊》，宣传“国故”，吹嘘“古学”，向青年学生大开古色古香的“青年必读书”单，掀起了复古逆流。胡适搞这一套的罪恶目的，他在一九三〇年写的《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公开暴露：“我这里千言万语，只是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

作者及时洞察到这些反动文人、这些遗老遗少的阴谋诡计。明确指出，他们是针对“新思潮”而来的，即针对马列主义最初在中国的传播而来的，这是无产阶级思想体系与剥削阶级思想体系在中国的一次大交锋。由此可见，敌人是多么敏感，他们对马列主义何等惧怕，千方百计来阻止它的传播。作者写道：“自从新思潮来到中国以后，其实何尝有力，而一群老头子，还有少年，却已丧魂失魄的来讲国故了。”“丧魂失魄”形容他们对新思潮的恐惧，那真是到了怕得要死，恨得要命的程度。何况这一新思潮的传播刚刚才处于最初的阶段，即“何尝有力”，但就是这样的情况，他们都已受不了，魂魄快要出窍了，于是高叫什么“整理国故”来与新思潮的传播相对抗。

对提出“整理国故”的反动口号的政治背景剖析之后，接着引出论敌的原话来作反面论点，他们胡说什么“中国自有许多好东西，都不整理保存，倒去求新，正如放弃祖宗遗产一样不肖。”作者紧紧抓住最后一句直驳到要害上去。“抬出祖宗来说法（即说教的意思），那自然是极威严的”，正如那些小丑内心恐慌，窘态毕露，骂祖宗八代一样。作者先加以冷嘲热讽，“极威严”，是反语讽刺。然而一转“我总不信在旧马褂未曾洗净叠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马褂。”

用当时日常生活的一个事例阐明了一个十分深刻的道理，新旧马褂的替换，实是改革与反改革、社会要前进还是要倒退的斗争。作者坚定表示“总不信”不能前进！

作者在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写的《华盖集·通讯》一文中指出反改革，拉倒车，实际是社会的自杀。他说：“姓名我忘记了，总之是一个明末的遗民，他曾将自己的书斋题作‘活埋庵’。谁料现在的北京的人家，都在建造‘活埋庵’，还要自己拿出建造费。看看报章上的论坛，‘反改革’的空气浓厚透顶了，满车的‘祖传’，‘老例’，‘国粹’等等，都想来堆在道路上，将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

作者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上的演讲，题目《娜拉走后怎样》中说到中国当时改革与反改革斗争的严重性。他说：“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个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但是从那里来，怎么地来，我也是不能确切的知道。”

从这些引文里，很有助于我们了解那些遗老遗少们如此痛恨“求新”的丑恶相。这是一场尖锐的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啊！这个斗争直接动摇着反动统治，所以遗老遗少们才那样死命反对。联系今天的现实斗争，为什么要把批孔作为批林的一个部分，就因为孔子是林彪搞复辟的老祖宗，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们都是反改革的头子，都是扼杀新生事物的刽子手。我们一定要学习鲁迅先生的彻底革命精神，将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作者在下面一针见血地指出，“整理国故”的要害就是企图“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使中国不能接受新事物，不能吸收新思想，结果必然使社会保持老样，没有变革，没有前进，这样的社会又怎么会有天才出现呢？

由此可见，“整理国故”真是“荒谬绝伦”！作者以古董商人作比，对他们加以无情嘲笑和深刻驳斥。国学家简直不如古董商人，岂止不如，而且古董商人比国学家还聪明得远。这些国学家简直比市侩还要市侩，为了推销他们那一套黑货，可以不择手段，甚至最卑劣的一着都使出来了，你不买他的，还要骂你对祖宗不肖，真是无耻已极。

其二是“崇拜创作”。

“崇拜创作”，作者后来在《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中曾说：“创造社是尊贵天才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崇拜创作，恶翻译，尤其憎恶重译的。”此处主要是指当时有人以“崇创作”为名，行“排斥外来思想”之实的一种极有害的倾向。

“崇拜创作”，“从表面上看来，似乎这和要求天才的步调很相合，其实不然。那精神中，很含有排斥外来思想，异域情调的分子，所以也就是可以使中国和世界潮流隔绝的。”作者透过现象看本质，以深入骨髓，入木三分的尖锐眼光看清了“崇拜创作”仍是一种名为要求天才而实是消灭天才的有害倾向。它的后果与“整理国故”一样是“与世界隔绝”。所不同者，前者公开露骨，后者加了一层伪装；前者直接从政治思想上来阻止新思想的传播，后者是从文艺界来阻止新思想的传播。

作者接着具体分析了存在的情况来撕破这一伪装，使他们“排斥异流，抬上国粹”的原形毕露。“许多人对于托尔



斯泰，都介涅夫，陀思妥夫斯奇的名字，已经厌听了，然而他们的著作，有什么译到中国来？”这就抓住了崇创作、恶翻译论者的特征，这种有害倾向产生的思想根源就是把“眼光囚在一国里”，就是守旧落后，死抱住传统思想不放，抱住孔老二不放。这种崇创作论者，那里能搞出什么真创作，满脑子的旧东西，要创作，只有投机取巧，去刺取自己所憎恶的东西的技术和神情，文笔虽漂亮，但总掩饰不住“传统思想”“老脾气”的霉烂货色。这样对读者的害处就极大了，这里的剖析真是淋漓尽致。

最后，扣主题，点实质：“作者和读者互相为因果，排斥异流，拾上国粹，那里会有天才产生？即使产生了，也是活不下去的。”

驳斥了上面一种谬论和一种倾向之后，作者斩钉截铁毫不置疑地用生动比喻得出结论：“这样的风气的民众是灰尘，不是泥土，在他这里长不出好花和乔木来！”可见他们实际是在作破坏培育天才的基础的工作，其目的是非常险恶的。

其三是“恶意的批评”。

“大家的要求批评家的出现，也由来已久了，到目下就出现了许多批评家。”这些批评家怎么样呢？“可惜他们之中很有不少是不平家，不象批评家”。“不平”就把“恶意”的内涵点出来了。这“不平”的表现，就是有进步意义的“作品才到面前，便恨恨地磨墨，立刻写出很高明的结论道：‘唉，幼稚得很。中国要天才！’”这就极生动形象勾画出了恶意批评家们的神情和嘴脸，极幽默地嘲讽了不平家们恶意的用心和手段。这种风气一增长，“到后来，连并非批评家也这样叫喊了，他是听来的。”

作者先摆出情况，即事实，加以无情讽刺，坚决否定了

这种恶劣态度。作者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看法又怎样呢？接着正面亮了出来：“其实即使天才，在生下来的时候的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的儿童的一样，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因为幼稚，当头加以戕贼，也可以萎死的。”

这个比喻十分贴切，因而很有说服力，它取材于人们都熟知的一种生活现象，凭借此表达了作者深刻的认识，即是才能、智慧是后天的而不是先天的。既然如此，初生的幼稚的东西通过后天的实践，就有两种可能性的结果：或是天才或是平常。对待这样的新生事物应抱什么态度呢？一是促使它茁壮成长，一是当头加以戕贼。显然，前者是正确的，后者是错误的。恶意的批评家就是采取了后者那样极其有害的态度。

鲁迅这简短的几句话，体现了唯物论的反映论。对今天林彪一类骗子鼓吹唯心主义的“天才史观”也是一个最有力的批判。他们宣扬的什么“天才”，“天资”，“天分”，“天赋”，“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等等，跟二十年代的反动文人的“天才观”一脉相承，都是在他们祖师爷孔老二那儿拣来的“天命论”破烂，他们要把才能说成是天上掉下来的，知识是人们头脑里“固有”的。其目的就是把自己打扮成“今时”之“古贤”，就是为他们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制造反革命理论根据。

作者以亲身的经历与感受，指出他们这种有害态度所产生的恶果，“我亲见几个作者，都被他们骂得寒噤了。”作者希望“便是常人也留着”。

鲁迅形象而深刻地指出：“恶意的批评家在嫩苗的地上驰马”，以践踏嫩苗为快事，是卑劣无耻的行径。“幼稚的人，或是老大的人，如有幼稚的心，就说幼稚的话”的嫩

苗，无非是幼稚一点，即新生的事物难免有一些缺点，但只要不遭践踏，“就会生长，成熟，老成”，有着光明的前途与美好的未来，因为它是新兴的、进步的、欣欣向荣的。鲁迅还对比地指出，嫩苗和老衰腐败的东西根本不同，后者是日趋没落、濒于死亡、无可救药。为了扶持嫩苗的成长，鲁迅谆谆告诫人们对恶意批评家的“批评”，绝对不要听信，不管他们打着什么旗帜，都要置之不理。在这里，鲁迅爱什么，恨什么，赞成什么，反对什么的态度异常鲜明，感情至为强烈。

文章的第三部分，主要是作者号召大家做泥土这样平凡而又伟大的工作。写了三点内容：一、要求天才的产生，必须要大家都来做培育天才的泥土的工作，这是比要求天才还切近的工作。二、大家怎样来做泥土的工作呢？就是要“容纳新潮，脱离旧套，能够容纳，了解那将来产生的天才；又要不怕做小事业……。”三、做泥土工作的意义：“泥土和天才比，当然是不足齿数的，然而不是坚苦卓绝者，也怕不容易做；不过事在人为，比空等天赋的天才有把握。这一点，是泥土的伟大的地方，也是反有大希望的地方。”总而言之，作泥土的工作，必须具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必须具有“坚苦卓绝”的斗争精神，敢于破除迷信，敢于解放思想，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本文中心思想：着重通过对“整理国故”“崇拜创作”“恶意的批评”的反动实质的深刻分析批判，精辟论述了天才与民众的正确关系，真正的天才即英雄人物来自群众，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从而明确指出要求天才的产生，首先要做培育天才的泥土的工作，要扫清戕贼天才出现的各种反动阻碍，热切希望大家都来做这平凡而又伟大的工作。